

戴笠先生的人情味（一）

喬 家 才

前言

在艱苦的八年抗戰期間，戴笠雨農先生領導十萬同志，和十幾萬遊擊部隊，在敵後，在前線，在後方，從事各種抗戰工作，完成許多很艱巨的任務，發揮了極偉大的工作效能，曾用血汗淚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

在敵後，他的同志遍佈各個角落，深入敵偽組織，蒐集很有價值的情報，使統帥部對於敵偽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况，瞭如指掌，才能上兵伐謀，百戰不殆。他們又對敵人實施破壞，對漢奸進行制裁，使敵人和漢奸聽到所謂藍衣社的活動，心驚膽碎。而這些派在敵後的工作同志，無不出生入死，前仆後繼，視死如歸。在八年抗戰中，敵後工作同志，遭受敵人殺害而殉難的，總數多達兩千餘人。

在前線，十幾萬忠義救國軍，別動軍、各鐵路破壞隊，經常深入敵區，對敵襲擊破壞，沒有一天不在進行游擊戰，戰果輝煌，不勝枚舉。戴先生眼光遠大，為常人所不能及。他看見軍隊的

情報工作太差，簡直是在打瞎仗，趕緊訓練了許多專業諜報參謀，派往各部隊，改進部隊諜報業務，建立了部隊的諜報系統，使軍隊的耳目靈活，增強作戰能力。並且使前方的作戰實況，可以很正確的，迅速的，由這些諜報參謀直接報到軍令部第二廳，使統帥部能夠迅速了解各戰區的實際戰況，關係尤其重要。

在後方，負責交通檢查，防止漢奸敵間混入，擾亂破壞；也阻止了動搖分子潛往敵區，參加偽組織活動。他又掌握了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配合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協助治安當局，維持後方的社會治安和物價穩定。既而組織緝私機構，防止走私漏稅，增加戰時稅收，充實抗戰軍費。又主持貨運工作，由敵區搶購物資，不使後方的日用必需品供應匱乏。這一切的繁重工作，因為他領導的同志訓練有素，認真努力，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工作很有成效，才使抗戰的大後方，安如磐石，屹立不動。

戴雨農先生能够領導那麼眾多的同志，從事那麼煩雜龐雜的工作，運用自如，固然由於他具

有極高的智慧，過人的精力，卓越的領導才能；和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賞罰嚴明；以及他對國家和領袖的忠貞，所給予每一個同志的精神感召，有以致之。然而，我覺得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戴先生對於朋友，對於同志，具有極濃厚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自然而然，使得每一個人對他產生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感，用來報答他，甚至死而無怨。

現在就我追隨戴先生工作十三年，所見所聞，有關他的「人情味」故事的片段，撰寫成本文。雖嫌瑣碎，但是可以看出他的真面目，可以了解他的為人。

匈奴未滅暫勿結婚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由重慶出發，經香港、上海，潛往華北，督察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大同、綏遠和太原等地的敵後工作。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三月返回重慶，戴雨農先生命我擔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督察室主任。督察工作

費力不討好，是一種別人非常不歡迎的工作。可是戴先生却非常重視，因為他要根據督察主任每週的報告，了解內外勤工作情形，作為改進工作

和獎懲同志的依據。

當時軍統局有兩項禁令，禁止結婚和打麻將，凡是違反的，都要受到嚴厲的處分。這兩項禁令都要督察室來嚴格執行。我感到這兩項禁令的處罰，未免太重了，但是既然擔任了督察主任，心裏不以為然，也不能不去執行。於是，我需要先了解戴先生對這兩項禁令，規定了嚴厲的處分，用意何在？執行起來，才不會有所偏差。

我一回到重慶，就聽說第四處處長魏大銘兄得到戴先生特別允許，已經結了婚。同志們在傳說中，似乎有些不平。這倒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也可以借這個題目，探知戴先生的意向。因為既然結婚要嚴厲處分，為甚麼又允許魏大銘結婚呢？

「古人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天，我看見戴先生，這樣問他：「戴先生既然禁止結婚，為甚麼又允許魏大銘同志結婚呢？」

「傻瓜！情形不同，怎麼能一概而論？」戴先生這樣回答，並沒有說明理由。

的確，他所說的情形不同，也是事實。魏大銘年已不惑，仍然孤家寡人，光棍一條。而他負責全部電信工作，電台佈滿全國，處理行政，調派工作；又要訓練報務人員，設廠裝置靈巧的祕密收發報機。責任重大，工作繁忙，怎麼能夠沒有一位太座來照顧呢？如果硬是不准他結婚，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戴先生講法，一向是把

天理和人情放在國法前面的。經過這次談話，我充分了解，戴先生的人情味非常濃厚，不是法家的那一種觀念。

戴先生頒佈結婚禁令，眼光遠大，顧慮週詳，實為一般人想像不到的高明措施。因為，抗戰是艱苦的，長期的，必須咬緊牙根，奮鬥下去。而戰時參加工作的同志，大部分都是青年。如果沒有結婚禁令，這些二十多歲的青年，不會個個有霍去病的抱負：「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必然人人要結婚，其結果每一個工作同志拖家帶眷，生兒育女，不但個人增加生活負擔，也使團體背上一個大包袱。無疑的會影響同志們的抗戰情緒，降低抗戰鬥志，使整個工作蒙受損失。為了民族的生存，抗戰的勝利，青年同志祇好忍耐，暫時不要結婚。這一項措施，對戴先生領導的工作，的確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同時，對於情形特殊的同志，也能體貼愛護，不拘執，不矯情。所以魏大銘的特准結婚，並不影響他命令的尊嚴，而且更能發揮同志愛的親切作用。

明查暗訪禁打麻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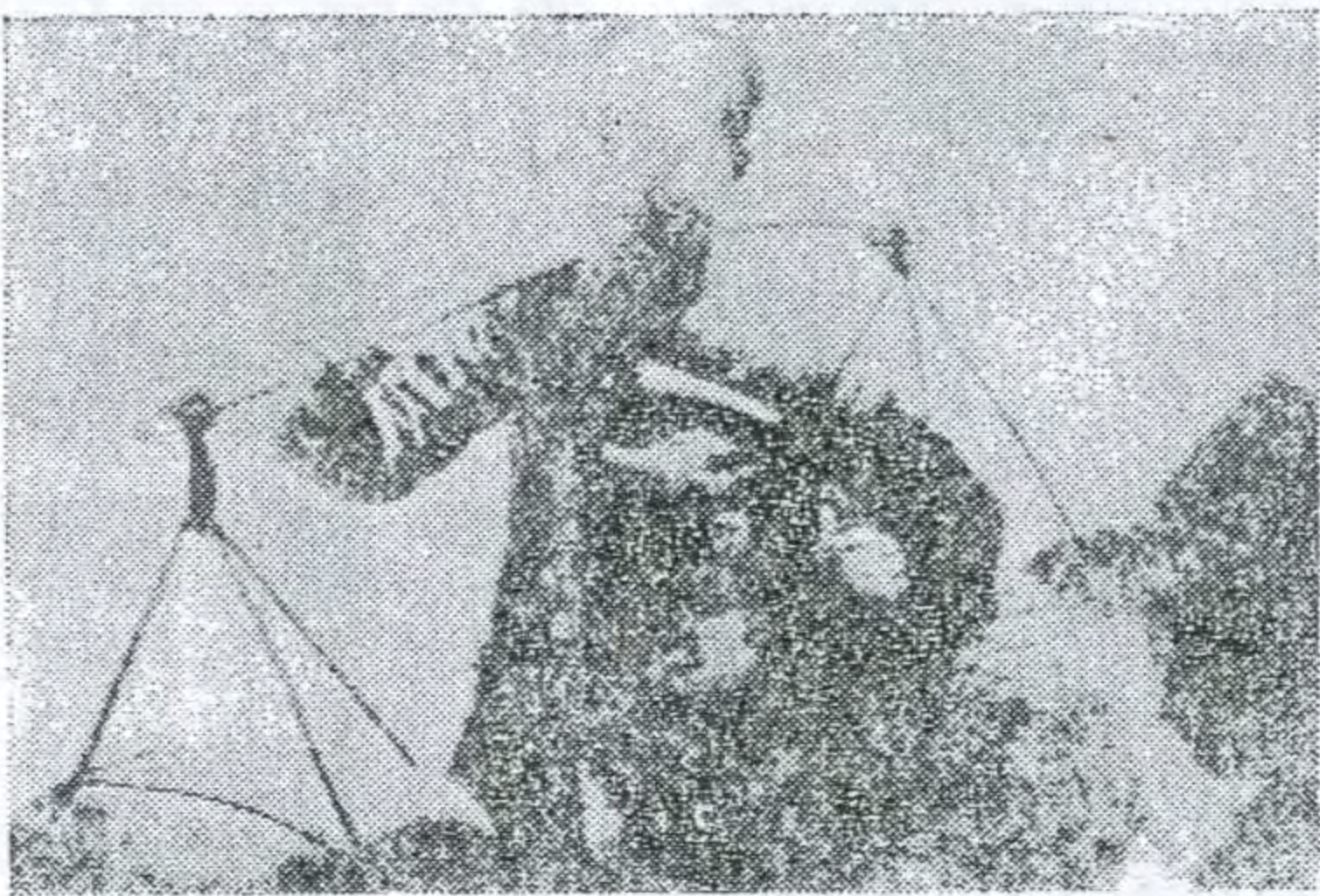
至於打麻將，既消耗精神，又浪費時間，更會耽誤工作，有害無益。在平時，都應該禁止，何況在艱苦的抗戰時期，那裏還能允許打麻將呢？不過，打麻將已經成了很普遍的消遣方法，一般人的嗜好，十個人幾乎有九個人樂此不倦，一旦禁絕，談何容易。



戴笠（右）與小朋友同度聖誕

軍統局的辦公時間，比一般機關多些。每天三次，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下午兩點到六點，夜晚八點到十點，每天工作九小時。因為工作繁重，九小時處理不完，有些同志還要自動增加一兩個鐘頭。每一個星期祇輪流休假半天，可以辦理私事。有眷屬的同志，也可以休假時回家住宿。所以，軍統局星期天照樣辦公。在這樣繁忙緊張的生活情形之下，還有精神和時間去打麻將嗎？難怪戴先生要嚴格禁止。

我非常贊成禁止打麻將，可是真的因打麻將很嚴厲的處罰人，事態就有些嚴重了。因為，打



戴雨農先生作肩挑示範

麻將必須四個人才能成局，三缺一都不成。那麼要關要判，就是四個人，這可不是好玩的。

「督察室非常不盡責任，沒有捉到一個打麻將的。」我接任督察室主任以後不久，一次總理紀念週，戴先生這樣宣佈，也是責備督察主任。其實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當然沒有捉到一個，要捉就得捉四個人，怎麼能捉一個呢？

督察主任和督察室挨了罵，對於執行禁令，很有幫助。因為戴先生逼着督察室捉賭，同志們對督察室積極工作，就不能不責怪了。不料緊接着第二次紀念週，戴先生又罵督察室沒有捉住打麻將的，比上一次罵得還要兇些。軍統局的前門是羅家灣，出羅家灣是棗子嵐埡。這一條街完全是石階，要爬幾百級階台上去，才是觀音岩的大馬路，所以前門不通汽車。從羅家灣廣場向上爬一段坡，就是軍統局的後門，後門通大馬路，汽車間就在後門裏。做完紀念週，戴先生從司令台的後面爬坡，準備到後門乘車外出。我趕緊追上去，跟在他的後面。

「有甚麼事嗎？」戴先生聽到他的後面有脚步声，回頭一看，見我跟在後面，停下來問我。

「戴先生！對打麻將的人，要嚴加處罰，有甚麼目的？」我問他。

「你說是甚麼目的？」他不答覆我提出的問題，反過來問我。

「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將呢？」我再問他

「是呀！」戴先生肯定的說。

「那麼不關人，不判罪，不再有人打麻將，

可以不可以？」

「可以！」戴先生又肯定的說。

「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打麻將了，如果戴先生捉住打麻將的，殺五個人的頭，由我作陪。」我這麼一說，簡直出乎他意料以外，無話回答。我接着又說：「我為禁止打麻將，奔走呼號，已經聲嘶力竭。上一次紀念週，戴先生罵我不盡責任，沒有捉住打麻將的，對我執行任務，很有幫助。今天紀念週再罵，不但損傷督察主任的尊嚴，同志們也會說你戴先生不明瞭實際情形，對一個很盡責任的督察主任，一罵再罵，說他不盡責任。所以，我要向你提出抗議。」

「我有一個約會，祇有五分鐘了，你還有甚麼話說？」戴先生看看手錶，對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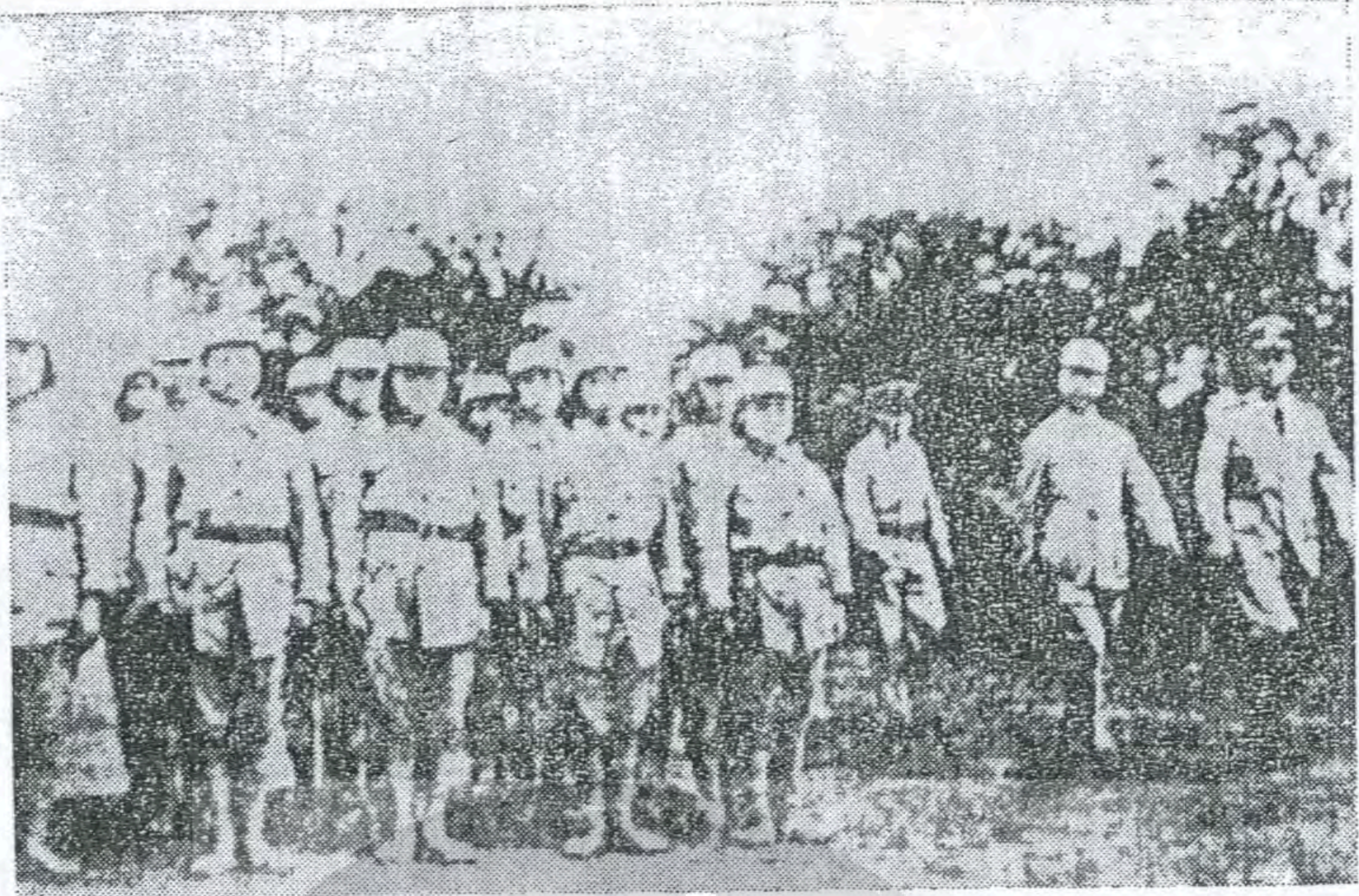
「沒有了。」我回答完畢，戴先生走向後門汽車間；我走下坡來，回到辦公室。

從戴先生的面部表情看來，好像他從我的抗議中，已經知道，我對他的打麻將要嚴加處罰的用意，深切了解，不過嚇唬人，目的就在要人不打麻將，很滿意的樣子。自從這次抗議以後，戴先生再沒有罵我們督察室不盡責任，也不再沒有提起打麻將要嚴加處罰了。我們督察室呢？不敢放鬆執行他的禁令，仍舊虛張聲勢，聲言明查暗訪，一定要捉住打麻將的人。的確，在這樣雷厲風行的查禁情況之下，打麻將的風氣，在軍統局同志之間，幾乎絕跡。

千人聚餐慰問脫險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軍統局舉行過兩次

盛大的歡迎會，歡迎由敵區脫險歸來的同志，是極富人情味，很不平常的集會。一次在羅家灣廣場上，搭起涼棚，作為會場，時間大概是五月間



戴笠將軍與梅樂斯副主任檢閱東西班女生隊

。一次是八月一日，會場在望龍門兩湖會館。這兩次歡迎會的前一天下午，都由我陪同戴先生巡視會場，每次都是兩三個小時，可見他對歡迎會是如何的重視。戴先生非常細心，對於會場的佈置，開會的準備情形，就是頂微小的地方，也不輕易放過。譬如一張標語張貼的地方不合式，必須立刻改貼到他認為妥當的地方。標語的詞句不妥善，不能表達某種感情，他會想出一聯適當的立刻寫下來，交給佈置人員，重新寫過。千人以上聚餐，雖然四菜一湯，菜單也要經他一再考慮，親筆寫下，交給管總務的人。他這樣認真，是怕同志們吃不飽。為了要每一位同志吃得好，吃得飽，所以要考慮再考慮。他對歡迎會的重視認真，絲毫不馬虎，充分顯露出他對人與人之間的真感情。

五月間的那一次歡迎會，在上午舉行，中午聚餐，是歡迎劉藝舟兄從北平脫險歸來。劉藝舟河南修武縣人，和戴先生是第六期騎兵科的同學。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月初，他到北平接任北平區的區長。原任區長河北馬漢三兄到香港參加一次工作會議以後，另調工作，派藝舟北上接替。舊區長不在，辦理移交，應當由副區長湖南周世光兄負責。可是他正進行一件工作，想在這件工作完畢以後，再辦移交。藝舟兄要我催促世光，早日交接，好儘早計劃工作。我也催過兩次，世光總是

敷衍在拖。我雖然正在北平督察工作，但是並沒有奉到命令，由我監交。所以，不便過分督促。

九月二十八日天津的工作被敵人破壞，天津區長浙江曾澈兄、組長湖南陳資一兄都被敵人憲兵隊捉去。北平受到天津的影響，情形非常緊張，總接頭處已經出了毛病，負責同志失蹤，顯然是被敵人捉去了。我應當督察的單位張家口、綏遠、大同、太原都還沒有去過，也不能老呆在北平。當天津出了紕漏，我本着「革命者要向危險方向走去」的精神，曾向重慶建議，由我到天津設法恢復工作。為了北平的工作安全，我主張調副區長周世光回後方工作，並且代表我視察張家口、大同和綏遠的工作，然後經後套回西安。不料等了半個多月，沒有答覆，我決定離開北平，先去察綏，看看那方面的工作。

十月十七日清早我離開北平，當天下午到了張家口，張家口住了五天，看完工作，再去大同。大同的負責人靈邱張靜齋（存仁）兄和我是中學同學，軍校同連入伍。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冬我們在西安話別，隔了一年，又在大同碰頭。到大同的第三天，綏遠站站長河北陳燁如從北平來，才知道北平也出了紕漏，周世光等多人於二十四日被日本憲兵隊捉去。問他藝舟的消息，則不得而知。沒有想到，在我回重慶不久，藝舟接着也回來了。

歡迎會由戴先生親自主持，藝舟報告脫險經過。據他報告，周世光他們被捕，他一點也不知道。有一天，他到約定的接頭處，準備同世光聯

絡，不料，一進門，就被守候的漢奸捉住，立刻送到沙灘日本憲兵隊。（日軍進城後，日本憲兵隊佔據了沙灘的北京大學，把一座最高學府變成血腥場所。）日本憲兵隨意抓人，憲兵隊關得人太多了，弄得他們有些昏頭昏腦。他們根本沒有弄清楚劉藝舟和周世光是一個案子，關了三天，不分清紅皂白，拖出來先挨一頓，才問他是甚麼案子。藝舟多麼機警：他說是個買賣人，他也不知道爲甚麼把他捉來，實在冤枉。兇狠的日本憲兵聽他這麼回答，以爲抓錯人了，糊裏糊塗把他釋放。幸而世光遲遲不辦交代，藝舟還沒有正式過問北平區的工作，否則會同世光他們一同被捕。後來雖然自投羅網，掉進陷阱，又因爲日本憲兵弄不清楚他和周世光的關係，才逃過這一次危險。

藝舟在北平，人地生疏，離開日本憲兵隊，躲躲藏藏，經過四五個月，好不容易回到重慶。戴先生以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從敵區脫險回來的老同學，以千人聚餐來慰勞他，的確是人情味十足。

劉戈青殺漢奸陳錄

八月一日的那一次歡迎會，是下午五點鐘舉行，會後在燈光燦爛之下聚餐。受歡迎的是四位從各地區脫險歸來的同志，主角則是福建劉戈青。劉戈青當時不過二十多歲，戴先生致歡迎詞，說他機智、勇敢、忠貞不二，視死如歸，贊揚備至。

當日本軍閥佔據京滬以後，上海的無恥漢奸

組織了兩個偽組織，一個是蘇錫文在浦東的偽大道市政府，另一個是梁鴻志的維新政府。後來偽維新政府搬到南京，和王克敏在北平的華北偽組織，成了一南一北的兩個大傀儡。南京偽組織的外交部長陳錄，是一個地地道道漢奸。他的兒媳婦是張學良的妹妹，因爲這種關係，過去跟張學良的幾個衛士，都做了陳錄的保鏢，陳錄的保鏢有二十個人，保護相當周密。

有一個叫劉海山的東北人，做過國父的衛士，經今總統蔣公介紹，做了張學良的副官。西安事變，劉海山很不滿意張學良的作爲，不再幹他的副官，住在上海。劉海山和劉戈青年齡懸殊，而義氣相投，成了好朋友。漢奸們在上海的行爲，劉海山很看不順眼，劉戈青想除去陳錄，劉海山非常贊成，願意幫忙。劉海山利用和張學良的舊關係，找陳錄的保鏢張國卿，要他畫了一張愚園路愚園新村二十五號陳錄住宅內部的平面圖。

農曆二十七年除夕，陳錄一定要從南京回家，祭祖過年。劉戈青和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幾位同學，計劃好乘吃年夜飯的時候，根據張國卿所畫的地圖下手。這一天下午下着毛毛雨，陳錄三點鐘已經從南京回到上海家裏，劉戈青領頭，劉海山殿後，向陳錄住宅接近。劉海山看見陳錄門口的三個保鏢，聚集在崗亭裏面避雨、抽煙，正在聊天。認定是個好機會，奪過劉戈青手裏的一支手槍，幾個箭步，跳到崗亭前面，繳了保鏢的三支槍。動作迅速俐落，不愧爲老英雄。由他看守住崗亭，不讓這三個人活動。劉戈青、朱

山猿等從後門進去，通過廚房，留一人看守廚房裏的人，然後進到客廳。劉戈青雖不是甚麼神槍手，射擊技術的確不差，一槍結果了陳錄的性命，還把預備好的標語擱在屍體上。陳錄的兒子聽到客廳裏發生事故，在樓上開槍，劉戈青他們且戰且走，像一陣旋風，安全撤退。

在大年除夕，僱有二十個保鏢的大漢奸，居然被愛國青年打死，人人稱快。第二天的報紙上又大加渲染，上海的大小漢奸平時喪心病狂，胡作胡爲，這時都嚇得胆戰心驚，怕做陳錄第二。的確，劉戈青的這一槍，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

劉戈青擱在陳錄屍體上的標語：「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共除奸偽，永保華夏。」標語頂端寫了個阿拉伯十一，畫了個圓圈圈起來。因爲圓圈沒有合口，看起來有點像英文字母C，而11連筆，有點像N，又有點像Y。當時滬西有一個假借愛國口號，專搞敲詐的流氓集團，自稱中國青年鐵血團。巡捕房把那張標語研究了很久，認定那個記號是CY，也就是中國青年鐵血團的縮寫。於是，展開抓人，把那夥冒充愛國青年的流氓抓起好幾百人，這一個流氓集團才消聲匿跡，爲上海除去了一大害。所以，劉戈青幹掉陳錄，可說是一石兩鳥。

李士羣的惺惺相惜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汪精衛和敵人在上海搞和平運動，要南北偽組織合流，成立統一的漢奸偽組織。劉戈青又回到上海，想給汪精衛當頭一棒，加以阻撓，不幸被李士羣誘到滬西七十

六號，予以囚禁。因為七十六號的漢奸頭目李士羣知道劉戈青勇敢，對他手下的人說，祇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否則，劉戈青早被暗殺了。李士羣表示優待，把劉戈青安置在汪精衛曾經住過的那個房間，用好酒好菜招待，希望能夠收買他。有時李士羣親自陪他吃飯，閒聊，宣傳漢奸理論。

「劉先生！你要知道！我也是一樣愛國，不過同重慶的方法不同而已。」一天李士羣自我解嘲。

「李先生！」劉戈青說：「你對我這樣好，我心裏明白。如果你李先生幹土匪，做强盜，我一定跟着你李先生幹。就是不能給日本人工作，當漢奸。你要知道！我父親被日本人刺過六刺刀。我兒時，我父親一直對我說，長大了去殺日本人。現在我不能為父報仇，也不能認賊作父，幫助有殺父之仇的日本人呀！」

「戴雨農派你回上海，究竟要你幹甚麼？」李士羣問，劉戈青支吾其辭，李士羣也不追問。

「你們這一次來了多少人？」李士羣又問。

「祇有我一個人，不過在上海的人多得很，祇要你李先生要，隨時可以為你介紹。」劉戈青有些吹牛。

「怎樣介紹？」李士羣含笑追問。

「打電話叫他來嘛。」

「好！」李士羣拿起電話機上的聽筒，遞給劉戈青。

「山猿兄嗎？」劉戈青接過電話聽筒，撥朱山猿的電話，這時候夜靜更深，李士羣坐在對面

，可以聽清楚對方說甚麼。劉戈青說：「我現在要殺頭了，你陪不陪？要陪，現在還來得及。」

「劉先生！你在甚麼地方？」朱山猿問。

「七十六號。」

「明天可以嗎？」朱山猿是個孝子，一聽七十六號，腦袋漲大一倍，知道那個地方有去無回。

「為甚麼？」

「讓我今天晚上再去看我媽一次。」

「不行！」劉戈青肯定點說：「明天就一定能夠見到了。」

「包天擎（新聞記者）正在我這裏，也想去看你，可不可以？」

「等一等！」劉戈青遮住聽筒，向李士羣請示，說道：「另外一位私人朋友，不是軍統局的同志，也想來看我，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讓他們一塊兒來吧！」李士羣回答。

一會兒，朱山猿和包天擎來到七十六號，帶來幾件換洗的衣服、毛巾、肥皂、牙刷。劉戈青向李士羣分別介紹，李士羣不相信會有人敢來七十六號，自投羅網。但是劉戈青一個電話，朱山猿果然來陪他殺頭，包天擎也不怕危險，一道來了，大出李士羣意料以外。他覺得劉戈青這樣年青，居然有死士的同志和不怕危險的朋友，的確很了不起，站起來說道：「你們自由談談，放心！絕不派人跟踪你們。」然後離去。

劉戈青告訴朱山猿：「此地祇能來一次，不能再來第二次，你要趕快離開上海，回後方去，

向戴先生報告這裏的一切情況。」

第二天，包天擎又來看劉戈青，劉戈青已經寫好一張紙條，捲好藏在紙煙裏面，交給包天擎，帶給朱山猿。紙條這樣寫着：「三元兄：弟決不以任何條件換取個人安全，死生有命，兄勿為念，弟戈青，廿七日晚。」這張條子朱山猿帶回重慶，呈給戴先生。戴先生非常珍視這張條子，下命令作為訓練同志的教材。

李士羣很愛惜劉戈青，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勇士、義士，不但不殺害他，反而保護他，拒絕日本人提走。後來，南京偽組織正式開鑼，李士羣把他送到南京寧海路二十五號特別監牢，他又反抗虐待，一拳打中看守所長的鼻子，流了滿臉血，監牢的看守人員把他揍了個半死。李士羣覺得劉戈青這樣呆下去不是辦法，和他商量，送他去日本一趟，回來參加工作。劉戈青打算找機會逃走，虛與委蛇，接受了李士羣的意見。看守人員見他要去日本，回來說不定是他們的上司，為了討好，調成外役，行動也比較自由，可以出去走動走動。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劉戈青終於找到機會，逃出南京，搭乘京滬專的頭等臥車，到了上海，乘二十一日開香港的輪船，轉回重慶。

劉戈青就是這樣一位青年工作同志，忠勇而有智謀，難怪戴先生要開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他。

你的虧空我來負責

戴先生慷慨好施的作風，充分表達出他的濃

厚人情味。同志們回去報告工作，或者派往各地工作，向他告辭的時候，或多或少，斟酌情形，總要送一點特別費。在抗戰以前，有時送三十元，有時送五十元，甚至送幾百元。因此，每一個向他辭過行的同志，旅途都非常寬裕，無形中對他所產生的情感，對工作所發生的力量，都是難以估計的。

我參加他的工作以後，代表同縣靳易夫兄，去和他接洽工作。時間是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夏天，地點在杭州西湖邊的一家旅館裏。當我到達南京鷓鴣巷五十三號，戴先生的公館，也就是工作接頭地點的時候。那邊的人告訴我，戴先生住在杭州，要我立刻就去，並且指定我住那一家旅館。當天夜裏，戴先生就來旅館看我，見面握手，他很高興我來參加他領導的工作。他看過我們所擬的工作計劃和預算表，表示很滿意，對於預算如數批准，沒有核減分文。另外寫了一張條子，送我五十元特別費。

我返回南京，仍舊到鷓鴣巷接頭，不到半個鐘頭，無錫徐爲彬（亮）兄即來看我。我們在黃埔同營入伍，我是第十一連，他是第十二連。我把戴先生批過的工作計劃和預算表交給他，他給我一本電報密碼本子，告訴我怎樣使用，一直到我了解了使用的方法爲止。並且交代我一些工作方面的事務，算是功德圓滿。當時在鷓鴣巷管錢的是江山張冠夫兄，他把特別費的條子收回去，給了我五十元現大洋。這是我參加戴先生的工作以後，第一次送給我的特別費。錢數雖然不算多，在那個時也不算少，從太原到杭州打個來回，

也用不完。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天，戴先生辭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兼職，由宣鐵吾先生接任。我也辭去陝西緝私處處長的職務，回到重慶。第二天晚上，戴先生邀我在曾家岩晚餐。

「你這一次在西安幹得怎麼樣？」席間戴先生很輕鬆地問我。

「報告戴先生！還算不差，有的稅收增加了九倍，有的增加了一倍半。還打倒一個貪官污吏鹽務局長，解除了西安的食鹽荒。不過，僅僅幹了十個月，我個人就虧空了四五萬元。」

「怎麼？你也會虧空嗎？」戴先生知道我生活簡單，一向是量入爲出，所以表示驚奇。

「怎麼能不虧空呢？」我回答：「一個月的薪水，還不够請一桌客呢。」

「你也請客嗎？」

「當然啦！我既然做了官，就不能不擺一擺做官的擺場。報告戴先生！人家請我十次，應不應該回請人家一次呢？」

「應該！應該！你的虧空，我一定替你負責。」

。」

「謝謝戴先生！我應當分到的獎金，分文沒有領過，足夠彌補虧空，不會辦不了移交的。」

但是，當我離開重慶的時候，戴先生寫了一張條子，還是送了我一萬元特別費。這是最後一次送我的特別費，也是數目最多的一次。

幹部生病送錢慰問

在我擔任督察主任的時候，重要幹部生病，

我在督察報告中，總會提上一筆，目的是要戴先生了解重要幹部的情况。有一次，我在督察報告中，報告三位重要幹部同時病倒了，秘書安徽劉啓瑞，秘書兼第三處處長湖南徐業道，會計室主任湖南徐人驥。第二天批回報告時，附了三封親筆慰問信，派我代表他去慰問，每人送兩百元慰問金。戴先生對同志關懷愛護，就是這個樣子。

一次督察報告中，我把有肺病的同志列了一張表，有十幾個人。他看過督察報告以後，立刻給總務科下命令，增加伙食費，改良伙食。抗戰以前，軍統局的伙食最好，八人一桌，每桌五大碗菜，雞、魚、肉、海參等等，完全由公家供給，不扣伙食費。抗戰以後，經費困難，內勤人員增加好幾倍，伙食差多了。戴先生知道肺病與營養關係很大，所以，命令總務科注意營養。改良以後的伙食，雖然仍舊四菜一湯，兩葷兩素，質量和分量却好了許多。

× × ×

軍校第三期同學邱開基兄曾告訴我一件關於他和戴先生的故事，他對這件事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還是念念不忘。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夏天，他在戴先生那裏擔任執行科長的職務，他的老太太在雲南景東故鄉病故，家中寄給他一封報喪的信，可是他並沒有看到。過了兩個多月，他接到一封家信，信上告訴他，他的電報和匯去的兩千元都收到了，老太太業已安葬。因爲有兩千元治喪費，喪事辦理得非常圓滿，非常體面，錢還沒有用完。親戚朋友們看到他的電報，尤其是匯回去兩千元治喪費，沒有一個不稱贊他的。

若愚處

鄂北一帶

走和之風甚熾

此抗戰時期

甚大之困難

赴明口之便

有款請之

解私之方

進稅以方

助緩

不戴

于重慶

這時候他才知道老母親死了，而且已經安葬。他沒有回家奔喪，心理非常難過，覺得很遺憾。但是他既沒有匯錢回去，也沒有發過電報，百思不解，如墜五里霧中。他從黃埔畢業，就去日本留學，沒有幹過甚麼待遇優厚的工作，手頭連一千元積蓄也沒有，怎麼能匯兩千元治喪費呢？想來想去，覺

得這種大手筆，除了戴先生，不會有第二人，決心去問個明白。

「戴先生！」邱開基問：「你知道不知道我母親已經過世了呢？」

「知道。」戴先生沒有遲疑，立刻回答。

「剛才接到家信，說我給家裏去過電報，又說匯去兩千元治喪費。可是我既沒有發過電報，又沒有匯過款項，連我母親過世都不知道，簡直不知道怎麼一會事。不知道戴先生知道不知道？」

「知道。」戴先生接着反問邱開基：「你想

如能了也日以
前至西支初刻
若風橋十日了我
我如無便身則
作能海附土國郵
查中圓方之旅行
之助

戴雨農先生致朱若愚處長親筆函墨跡。

看看！假如你請假回家奔喪，從南京到你們雲南景東，打個來回，頂快也得三個月吧？（那時還沒有民航飛機）你要請三個月假，能請准嗎？如果你知道老太太過世

，又請不准假，你的情緒會怎麼樣？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邱開基啞口無言。於是，戴先生接着說道：「我知道你家裏並不富有，辦喪事是需要錢的。有錢就好辦事，你回去不回去，倒是次要問題。所以，我即刻用你的名義匯去兩千元治喪費，兩千元在鄉下辦喪事，足足有餘。我又替你發了一封電報，告訴你家中，路途遙遠，往返費時，請假不准，奉命移孝作忠，對你家裏有個交代。我沒有立刻告訴你，你才能安心工作。現在知道了，事過境遷，悲哀自然沖淡了許多。我想，你對我這樣處置，一定會同意的。」

戴先生處理這件事，入情入理，盡善盡美，



本文作者喬家才先生近影

邱開基佩服得五體投地，感謝不盡。

下達命令如談家常

另外有幾件故事，也值得寫出來。

交通部天津電話局長五台張子奇先生在日軍軍閥佔據平津以後，拒絕日本人和漢奸接收電話局，孤軍奮鬥了兩年，為中國人爭回好多光彩，也給了日本軍閥一頓當頭棒喝。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敵人一方面逼迫英國人（因為電話局在天津英租界），一方面派便衣人員直接捉拿張子奇。他存身不得，才逃離天津。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回到重慶，住在南岸半山的老君洞。

戴先生認為張子奇為國家增光，抗敵有功，知道他回重慶的消息，立刻寫了一封親筆慰問信，附了一張一千元私人支票，派我去送款，代表他慰問。當時，子奇先生和戴先生沒有工作關係，不過是個普通朋友。他對朋友這樣關心，這樣照顧，怎麼能不使人家對他感覺到溫暖呢？

湖北朱若愚兄是戴先生的一位得力幹部，刻苦耐勞，工作認真，清清白白，分文不苟。抗戰期間，湖北的工作一直由他負責。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財政部緝私署成立，派他兼任湖北省緝私處處長，剛

幹了一個多月，緝私署決定，各省緝私處處長以軍校同學擔任為原則，湖北緝私處處長改派湖北劉培初兄擔任，朱若愚現為副處長。要是在一般機關，無論如何，朱若愚也幹不下去了。可是戴先生領導下的同志，對於地位官階，根本不當一會事，朱若愚並不在乎處長變成副處長。

當時湖北緝私處設在恩施，戴先生認為老河口方面非常重要，緝私署在老河口特設一豫鄂辦事處，指定由朱若愚負責。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三月，戴先生到老河口視察工作，剛好朱若愚在恩施，不在老河口。有許多工作，戴先生想當面交代他，拍了一份緊急電報，要他即刻動身，來老河口晤面。恩施到老河口，有八天路程，朱若愚打算早起遲宿，把八天的路程改做五天走。不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雨來，山路泥濘，無法加快。等他到了老河口，戴先生已經走了，給他留下一封親筆信，還留下一千元特別費。這封信不是長官給部屬的命令，有點婆婆媽媽，像家人敘家常，對於工作指示得非常詳盡，頂細微的地方，都顧慮到了。真是一封文情並茂，充滿人情味的好文章。

若愚吾兄大鑒：

聞兄星夜奔馳，想長途跋涉，必甚辛勞也。

弟于前天到此，刻因四一大會期迫。急須回渝。加以天已下雨，恐道路將益泥濘，不能行動，故決今日回洛陽去。兄抵此後，如此間有便車赴西安，則當于西安謀把晤也。因弟于十七日以前尚在西安也。未能留此

相候，殊歎。鄂北緝私工作急須佈置，前貨運稽查處緝私部份人員之接收與稅警之接管，望兄迅行交涉。而對於襄樊老河口均耶等處秘密工作之佈置與加強，又須兄完全負責也。至緝私分處副處長辦事處，似可與老河口查緝所合併辦公，以期人力之集中而利于工作也。如此時經費一時不濟，可就此間中央銀行借用若干，弟已函中央（銀行）于經理，為兄介紹矣。兄來此後，對此間各部門工作，請密切聯繫，多加督導為荷。勿此留上，敬頌

大社！

弟笠手上十一日早晨

兄如能于十七日以前至西安，請到玄風橋十四號找我。如無便車，則作罷論。附上國幣乙千元，為兄旅用之助。弟笠又及

x x x

楊遇春兄江西瑞金人，有一次戴先生到閩南視察工作，路過瑞金，不知怎樣會知道他的老家地址，特別去打了個轉，還留下一萬元。楊遇春曾聽同志們傳說，說戴先生去過他老家，他簡直不能相信，戴先生的時間多麼寶貴，怎麼會到他家？後來他回家去，家人告訴他，前些時有位大官來過，留下一萬元，問他貴姓，他祇是笑笑，說是軍事委員會的人，沒有留下姓名。家人形容那位大官的相貌神態，明明就是戴先生。楊遇春才知道，戴先生果然去過他家，而且還留下一萬元。戴雨農先生就是這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送了人家錢，還不告訴人家是誰送的。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天戴先生到衡陽時，已經辭去緝私署長兼職，楊遇春從江西趕到衡陽去見他，堅辭江西緝私處處長職務。當時別動軍正在調整，需要軍事幹部，立刻派他担任別動軍的第二縱隊司令，並且要他立刻到職。

「不行！」楊遇春趕緊說：「報告戴先生，緝私處還有二十萬開支沒有着落，不能一走了事，我得去一趟重慶，和緝私署算清賬目，討回二十萬還賬。」

「沒有關係，不必專為算賬，跑一趟重慶，我們的時間，那裏能這樣浪費。」戴先生不准楊

遇春回重慶，回頭對跟隨他的會計說：「先發給楊遇春同志二十五萬，至於緝私處的賬目，回重慶以後，告訴緝私署辦移交的人，替他結算清楚。」

「報告戴先生！」楊遇春趕緊說：「二十萬就夠了，不需要二十五萬。」

「多留一些也不要緊，你去第二縱隊，也需重帶點錢去。」

戴先生對幹部非常信任，因為他不斤斤計較，同志們才敢放手去做，收到事半功倍的意外效果。（未完）

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

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 汪公紀等著

中外人物，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執筆名家，陣容之堅強，極一時之選，既富史料價值，又饒有閱讀興味，篇篇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佳構。頃應各地讀者要求，選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已出版，定價十八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

「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要目：

汪公紀：憶吳鐵老。起飛聲中憶尹仲容。

張振玉：十三經譯人理雅格。

王康：蔣百里自戕浴愛河。

朱家讓：于峻吉辦逆勢外交。

楊却俗：白崇禧的毀譽。

易恕孜：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

蔣君章：丁文江二三事。

張森：吳佩孚的患難之交。

王成聖：班禪九世一生神跡。廣東宿將黃慕松。中國哲人郭秉文。

王培堯：將軍與詩人。